



常 錫 戲

走上新路

文化部藝術事業管理局 推荐
中國戲劇家協會

高曉聲 葉至誠 作

群 眾 演 唱 節 目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常錫戲

走上新路

高曉聲、葉至誠作

文化部藝術事業管理局
中國戲劇家協會 合編

人物 李瑞珍——合作社副社長，三十一歲。

張金林——李瑞珍的公公，六十四歲。

張小菊——李瑞珍的女兒，十一歲。

劉炳根——合作社社長，三十三歲。

張伯文——張金林的大兒子，四十歲。

張學才——張伯文的兒子，十七歲。

學才娘——三十八歲。

周洪發——富農，四十八歲。

社員甲、乙、丙、丁等。

一 新 事 情

時間 一九五四年初春。

地點 江南某村。

李瑞珍家門口場上。

久雨初晴。

春天的頭幾個太陽暖和地、逗人地照着。

圍着屋子用籐条樹編的籬笆轉青了。伸出在籬笆外面的桃樹枝桠上綴着鈕扣大小的花蕾；場上那一棵高大的楊柳也吐出了嫩葉。雖說今年的春天來得晚，可是說來就來，好快呀！

一眼望出去，田裏的麥子、紅花草是水滴滴的青綠色；夾雜

在中間大片大片等待着耕种的黑土，就像浸透了油一样。蜿蜒的小河泛着白光。生命就跟春天那样，迫不及待地要求萌芽、生长。

〔新近担任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的刘炳根往李瑞珍家走來。他是一个年过三十的單身漢，身材不高，很結实，从他兩手插在褲袋裏不慌不忙的步态看來，他已經是个多年的幹部了，对怎样來做眼下的工作有一套自己的打算。走到土坡上，刘炳根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住了。〕

刘炳根：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）看呀，好大一片土地呀！

（唱）北沿河边一排樹；

南靠山脚青草地，

东头有頂大石桥，

一条小路直向西；

这野野豁豁一大片，

都是合作社的田和地。

踏遍田埂三百条，

不沾社外一脚泥；

五百畝土地連成片，

望望田头也欢喜。

真也希奇！土改時候，我也想，爹爹手裏就不曾有過一分田，這一來尽管下踏脚底上磨肩，總要日夜滾在田裏了。

可是共產黨叫我們目光往遠看，三五畝田成不了大家業，要組織起來。嘿，羣眾還不大相信呢，去年抗旱那當口，差一點把互助組拆散掉。李瑞珍的組裏關意見，我的組裏也

鬧意見，我可是把話跟大家說開了：“不要过河拆桥。在關子口上，誰也不許退組。”現在大家知道互助合作的好處了吧？總路綫一下來，互助組不夠要求了，要辦合作社。大家有信心，辦社就辦社！兩個互助組一併，五百多畝田……五百多畝田！在舊社會，不要說富農，就是一個小地主還當不起這樣一個家業呢！（唱）

人往高來水往低，
万丈高樓平地起；
不怕人多心不齊，
只要有人捐大旗。
合作社今天要開成立會，
眼看又办好一樁大事體。（喊）

李瑞珍，瑞珍！

〔張小菊上。她是李瑞珍的獨生女兒，因為沒有了父親，跟媽媽就特別親熱，放學回來總是圍着媽媽轉，媽媽到哪裏她跟到哪裏。她聰明、懂事，媽媽也十分喜歡她。〕

張小菊：媽媽洗洗碗筷，換一件衣裳就來。炳根叔，你怎麼不換件新衣裳？

劉炳根：做什麼？

張小菊：噢！今天合作社開成立大會，媽媽說的，這是辦喜事。

劉炳根：是啊，小菊，等下你一起開會去，你也是合作社的小社員了。

張小菊：（猶豫地）那我還要到學堂裏去……

刘炳根：今天就放半天假。你可知道你媽媽是副社長了，等下在大会上還要發言呢。

張小菊：不，姆媽跟我講好的，叫我好好讀書，讀好書回來教姆媽學文化。（一本正經）姆媽办好合作社，我大起來就办集体農莊。

刘炳根：嘿！小人！誰教你的？

張小菊：先生。

刘炳根：你姆媽就不教你了？

張小菊：教的。每趟要到城裏去開會，總跟我講好幾遍。

刘炳根：（笑）那是怕你不听话，拖她後腿！（有所感地）你有这样的—一个媽媽，真不錯。

張小菊：（突然地）炳根叔，你袋裏是什麼？

刘炳根：筆記本。

張小菊：給我看。

刘炳根：不給你，你又要拿去的。

張小菊：我不拿。

〔刘炳根把本子給小菊。〕

張小菊：新的。

刘炳根：寫過了。

張小菊：給我，給我。

刘炳根：喏，說好不要的，又要了。

張小菊：我到學堂裏去了。（跳着跑開）

刘炳根：來來來，給你，給你，把寫過的幾頁撕下來給我。

〔張小菊走回刘炳根身邊。〕

刘炳根：（唱）叔叔把本子给了你，
你说叔叔好不好？

張小菊：叔叔好！

刘炳根：（唱）叔叔好，叔叔好，
你姆媽从不說我好。

張小菊：姆媽也說叔叔好的。

刘炳根：（唱）你姆媽果真說我好，
怎麼我就不知道？

張小菊：唔！

（唱）姆媽在納底做鞋幫，
她說是炳根叔叔鞋子破掉了。

刘炳根：真的？

張小菊：（警惕）哎呀！姆媽叫我不要亂講的，我到學堂裏去了。

〔張小菊下。〕

刘炳根：瑞珍呀，瑞珍！

（唱）說你對我無心意，
你對我樣樣事體都關懷；
說你對我有心意，
我幾次話到口邊你又轉了彎。
我當了三十二年光身漢，
你是十年寡婦做過來；
你看合作社今天要開成立會，
兩個互助組併攏來，

为啥还要拖來拖去拖時光，

瑞珍呀，你的心思不好猜。

〔李瑞珍上。李瑞珍穿了一身新的士林布衣裳，顯得乾淨、俐落。她相貌端莊，有一顆十分善良的心。村裏面提起“大公無私”的人來，羣衆第一個想到她。但這是指她肯犧牲自己幫助別人而言。在領導羣衆的能力上，大家——連她自己在內，都覺得她比刘炳根差了不少。

李瑞珍：炳根，你等久了。

刘炳根：看你打扮得端端正正，真像个副社長呢。

李瑞珍：你会取笑人。年紀大了幾歲連件新衣裳都不好穿啦。

刘炳根：誰取笑你！我是說你特为穿了一身新的，不是蛮好。

李瑞珍：我去叫大家一声。

刘炳根：还早呢，等下不是要打鐘的。

李瑞珍：（笑）喊開会喊慣了，我倒忘記了。

（唱） 合作社今天要把鐘來打。

刘炳根：（唱） 鐘声傳四方。

李瑞珍：（唱） 太湖边，柳下鄉，

刘炳根：（唱） 合作社是面旗幟，

人人抬头望。

李瑞珍：（唱） 自从嫁到这村上，

喝的这裏水，

人在这裏長，

眼看这裏一天一天变了样。

老話說：隔条田岸隔堵牆，

休管他人瓦上霜；
一家有福一家享，
一家有难一家当；
哪裏來，幾十家人家聚在一堂，
互助合作，
相商相幫！
土地連片心連片，
好比千朵桃花一樹生。

刘炳根：（唱）今天办起合作社，
千年的老話改口講；
今天办起合作社，
千年的老路变方向。

李瑞珍：（唱）千年的老話要改口講，
千年的老路要变方向，
炳根，我在心中細思量，
不輕容易不便当；
办社是樁新事情，
你和我又是当社長，
就像千里行船要把舵來掌，
又是高兴又心慌。

刘炳根：（唱）瑞珍不要耽啥心，
我們自己要有主張。
莫說羣众散落落，
全憑幹部决心强。

就是千里行木船，
有人掌舵就有方向。

李瑞珍：（唱）莫非我真是多操心，
这几天，夢中常驚醒，
想东想西看天亮。

刘炳根：（唱）我也是日日夜夜都在想，
办好合作社，
要增加生產多打粮，
甬河泥、築田埂，十畝蕩田要改良。
你去縣裏學習十多天，
我樁樁件件都安排停当。

李瑞珍：（唱）縣裏學習回轉來，
心事更添上。
報告样样講得很清爽，
就要看我們做得怎麼樣。
你我都在爭取參加共產黨，
这付担子要好好來担当。

刘炳根：（唱）入党的事情我也時刻掛在心，
但願你放大胆量飛步來跟上。
五〇年和你一起当幹部，
又要一起參加共產黨。

瑞珍，五〇年还是我跟陈教導員一起來動員你參加
工作的，日子过得真快……（嘆了一口氣）唉！

李瑞珍：做什麼？

刘炳根：沒有什麼。

李瑞珍：那嘆什麼氣？

刘炳根：瑞珍，我和你兩個互助組併起來了。

李瑞珍：併起來不好嗎？

刘炳根：好。

李瑞珍：那嘆什麼氣？

刘炳根：現在就是我和你一起來辦合作社了。

李瑞珍：（明白了）這不是很好嗎？

刘炳根：好。

李瑞珍：那嘆什麼氣？

刘炳根：噯……瑞珍，（有勇氣地）小菊說你在給我做一雙鞋子。

〔沉默。〕

刘炳根：（試探地）你說怎麼樣？

李瑞珍：（明知故問）啥？

刘炳根：（心裏踏实了）這就好了！

〔後台張學才大聲喊著：“躊躇，躊躇！”〕

〔張學才興沖沖地上。他是一個剛在農村小學畢業的青年。熱情、單純，思想是按着一條直路走的，在做一件事情做得起勁的時候，會把別的一切全都放到腦後去。〕

刘炳根：什麼事情？

張學才：我把會場佈置好了。躊躇，開完會我就進城去，背包都打起來了。

李瑞珍：（愛撫地）看你，這樣着急，有什麼來不及的！

刘炳根：（顯得特別高興）學才，這次到縣裏去學會計，真是蠻好一個機會，縣委書記都要給你們做報告的。

張學才：这回總要把新式簿記學會了。我買了一本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書來看，當個會計責任蠻大呢；合作社一天一天發展，要管好幾個賬本。

李瑞珍：本來嘛，現在辦事情都要有文化有頭腦了。

刘炳根：是呀。學才，我跟你打鐘去。

〔刘炳根、張學才欲下。〕

李瑞珍：學才，你去學會計跟你爹爹講了沒有？

張學才：還沒有。

李瑞珍：（善意的譴斥）昨晚上接到了通知，叫你先跟家裏講一聲，我們再找你爹爹商量，怎麼都忘記了！弄得不好，伯文伯不是又會有意見。

張學才：你看我一天到晚在外頭。

〔刘炳根、張學才下。〕

李瑞珍：（向屋內）公公，馬上就要開會了，你還在劈竹頭呀？

〔張金林上。他六十開外了，身體很健朗，骨稜稜的臉，長着稀疏的灰黃鬍鬚。為了暖和，圍着一條長竹蓑。他不喜歡多開口，心裏可很明亮。〕

張金林：想抽空拿兩付泥籬担子修修好，甯河泥起來好用。

李瑞珍：不好歇歇？

張金林：兩隻手不听話嘛。

李瑞珍：公公，等一下你是不是代表老年人說幾句？

張金林：我說什麼？站上去話都不會講了。

李瑞珍：倒也是，在众人面前我也不大講得來。

張金林：瑞珍，仔細想想，共產黨做的真是不錯。土改過後还有人買田賣田、放債借債。我也想：这样下去不是照样有的越有、窮的越窮，照样有人吃苦。總路綫下來就明白了，那是叫走老路。我們走新路，搞互助組、办合作社。

〔後台鐘响。〕

〔合唱。合唱声中，合作社社員們、刘炳根、張學才和周洪發上。〕

〔周洪發將近五十。乾瘦。穿一件長衫，長衫外面圍着一条竹裙。头上戴了頂已經舊了的銅盆帽。看得出來他是个十分精明的人。〕

众 人：（唱） 合作社裏鐘声响，
鐘声傳四方。

社員乙：（唱） 關上門，鎖上房，
一家大小都帶上。

社員甲：（唱） 不是看戲不赶場，
听到合作社裏鐘声响。

众 人：（唱） 今天參加合作社，
為我們全家大小定方向。
合作社裏鐘声响，
声声敲在人心上。

社員甲：（唱） 看見炳根瑞珍在一起，
忙把兩位社長叫一声。

社員乙：（唱） 从今以後，
拜託社長，

為我們眾人把家當。

李瑞珍：（唱）心裏有話我不會講，

只巴望，

這個家庭一心一意，

日子越過越興旺。

劉炳根：好了，好了！到會場去吧。

社員甲：（向張金林）老头子，你現在是太上皇了。

張金林：啥？

社員甲：不是麼，媳婦是副社長，孫子是會計。

張金林：呵，總算一家人家沒有落在別人後面。

社員乙：那時候和伯文分了家，現在又併到一起來了。

張金林：（拉着張學才）託毛主席的福。

李瑞珍：咦？伯文伯還沒有來？

張學才：（理會到要他去跑一趟）他會來的！

（張學才、張金林、李瑞珍及社員們下。）

周洪發：（拉了拉劉炳根）社長，學才要去學習會計嗎？

劉炳根：喂！做什麼？

周洪發：沒有什麼，我是聽到別人在說，這個小青年人倒是蠻好的。

劉炳根：不好還叫他當會計！

周洪發：社長，買牛的事情我想明天一早就動身。現在要牛的人很多，弄得不好，要耽誤生產。

劉炳根：倒也是的。周洪發，你當過牛頭，可不能叫合作社吃了虧。

周洪發：怎麼會，外頭哪一片牛行裏我沒有熟人！我去買，也只有光沾，沒有虧吃。你看我那兩條牯牛，在社裏要算得數一數二了吧？

劉炳根：嗯。

周洪發：這就說定了？

劉炳根：等一等，銅鈔還沒有收齊呢。（自語）張伯文還是那個老脾氣，拖拖拉拉，到現在還不投資。（向周洪發）開完會再說吧。我還要找張伯文談談。

周洪發：那也好。

劉炳根：走，會場去。

〔劉炳根下。〕

周洪發：嘿，張伯文會把錢交給社裏啊？……（回頭看見張伯文走來，奇怪地）咦，他來了。

〔張伯文心事重重地走來，他跟父親張金林一樣，脾氣倔強，但是正如張金林一樣是個“獨腹心思”。〕

周洪發：噯，伯文，開會去！

張伯文：（給周洪發一問，站定腳步，似答非答地）唔。

周洪發：算盤打過來了？本來嘛，現在是越陷越深哪，你兒子要去學會計這個官當穩了，就是要退也難呀！

張伯文：學會計，我怎麼沒有聽見說起？

周洪發：那還由得你作主，讓他們牽着鼻子走吧。這以後，錯工分，吃賠賬，還不是都弄在你頭上。

張伯文：土地分紅少，耕牛折價低，又要投資，又要貼錢，這不是眼看把一份家當一樣一樣往外頭送嘛。

周洪發：“睜開眼睛吃老鼠藥”，你看，我那兩條牯牛根本就沒折價，听憑大家用。

張伯文：洪發，我問你一句話。

周洪發：什麼？

張伯文：我想了好幾天啦，就是想不通这个道理。

周洪發：說呀！

張伯文：（眼睛盯住周洪發）你不能作弄我的！

周洪發：這算什麼話，我跟你是老交情了。

張伯文：（唱） 你幾次勸我把社退，
講得頭是頭來尾是尾。
為什麼你自己不退社？
為什麼人家不找你还挨上去？
我是濕手捏了乾麵粉，
你自討苦吃是啥道理？

周洪發：你問這個？唉，我跟你不同呀！

（唱） 你是中農不要緊，
十年八年由你等；
如果我也是中農，
哪裏高興把社進！
自己的田，
自己的牛，
忙頭裏邊請個把人，
大銅錢會生小銅錢，
連本帶利滾幾滾，

比田裏出息勝幾分。

張伯文：（唱） 這些話我還不曉得，
不要講別人你講自身。

周洪發：我麼？啊呀！

（唱） 我給他們看作外頭人。
罵我剝削虫，
說我傷良心，
為來為去，
在我這份家當上面動腦筋。
我譬如
田地傢牲都丟掉，
破費錢財求太平。

張伯文：（唱） 洪發你一向很精明，
銅錢銀子不看輕，
今天寧可虧來吃，
我也有些不相信。

周洪發：（唱） 打開天窗說亮話，
我和你是自己人。
合作社哪裏辦得好，
不過是炳根瑞珍瞎起勁。
我暫且社裏登一登，
垮台散夥就脫身，
今天吃點虧，
以後他們好死心。